

王先謙漢書補註

礪  
三  
題

王先謙書影印

卷一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統志趙充國字在秦州清水縣北二里先謙曰上邽今秦州西南後徙金城

令居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先謙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始為騎士呂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

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

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

上有自字知者謂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

明曉也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

餘級即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

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

孫曰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

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氏音丁奚反充國呂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補注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

馬適建龍額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為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

國充國以為非計乃拜范明友為度遠將軍亦充國為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為水衡都尉公則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昭帝時霍光為大司馬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還為水衡大將軍故此稱大將軍護軍都尉也

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

有姓名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先謙曰少時不詞劉說非此蓋長信少府故不見公卿表匈奴大發十餘萬

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為鹿奚盧侯蓋即其地符與鹿譯寫各異也先謙曰盧官本作廬欲

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

曰行音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羌寨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補注劉奉世曰

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齊召南曰案顏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

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冲克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甯西川邊內是為西甯河先謙

曰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斥逐羌人不使渡湟水北也

國已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補注先謙曰以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

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壽昌曰前充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為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郡縣

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召問充國對曰羌人所召易制者居其種自有豪數相

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

年適定補注先謙曰胡注元鼎五年西羌反或安故袍罕次年至征和五年補注王先慎曰

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傳貳師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收貳師

屠以祠玩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不得在貳師死後且征和無五年五為三謁尤其明

證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

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此

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問者匈奴困於西方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本始五年為烏孫所破聞烏桓來保塞恐

兵復從東方起補注先謙曰恐漢再伐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補注錢大昕曰設子子女貂裘欲沮解

之師古曰設謂聞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其計不合補注先謙曰諸國疑匈奴更遣

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即流沙地寰宇記居

之流沙澤鹽澤即蒲昌海長阬長城之窟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

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正讀

補地志云關門山西之略陽縣案入此塞即罕開所居鮮南抵屬國補注沈欽韓曰此當為張

水在上矣晉書載記禿髮僊檀追沮渠蒙遜於窮泉是也南抵屬國補注沈欽韓曰此當為張

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已絕漢道師古曰充國曰為狼

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古陽關在安西廳沙州衛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

中先零罕開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開在金城南師古曰罕開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開豪

之說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

之也。其下並同。補注宋**已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補注

曰兩府丞相**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已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縱兵

**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

嚮之鄉讀曰嚮。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

恐當爲怨字之誤也。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

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

**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詰。疊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先謙曰胡注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亶

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亶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先謙案在今西甯府碾伯縣東。**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師古

曰重音**安國引還**。至令居。已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

**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

曰度計也。音大**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鄭氏曰險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險讀臣

各反。其下亦同。**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唐蘭鄯州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

南**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已屬老臣。勿已爲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

**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欲其無聲使虜

不渡輒營陳。虜不得犯諸軍可以繼渡。**會明畢**。遂已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已殄滅為期小利不足

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陘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陘四望者陘名也陘音狹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都

州隄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隄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甯衛東南有峽石山亦曰隄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

先謙曰胡注据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維都谷沈欽韓曰即樂都南涼禿髮傳檀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樂都今西甯府張伯縣治召諸校司馬

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曰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為金城西

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甯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

饗軍士師古曰日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

將叩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

如字又音步朗反補注劉奉世曰並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曲解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為且邪蘇輿曰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具本作俱下居民得並田作注可

證此叩已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

尋跡而捕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司徒注胥何捕盜賊也疏胥字義並通先謙曰入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通轉道津渡補注宋祁曰渡姚改

作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

中都尉即畱雕庫為質補注先謙曰都尉即金城西部都尉充國已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已其所捕妻

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已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徹極迺擊之。師古曰微

倦極者也。微音工。竟反。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徹其疲劇乃取之。吳王濞傳。欲以全制其極。史記作以全勝制其疲極。是以極爲倦極。班書義固有之。時上已發三輔

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

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虚。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

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冊同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

酒泉。萬騎已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已七月上旬。齎二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

罕开在鮮水上者。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卽青海一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仙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爲擊平之。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虜已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

分出。補注先謙曰卽疑既字之譌。雖不能盡誅。賣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賣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

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已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

史董通年。已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已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已追逐

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補注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少入山林。師古曰少隨古草字。

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補注

先謙曰胡而武賢曰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注復報也又武威縣張

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

掖酒泉已絕西域師古曰要遮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

非其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閭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曰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

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拊作拊通鑑作拊此全師保勝安

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曰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開則

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

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

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

為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獲麥後將如此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已東粟石百餘芻藁束

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

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蓄

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瘃裂也家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士上有將字

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

將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補注內將字而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曰歲數而勝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

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微不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言豈獨作敵將軍苟安人人皆欲為之與劉說大同案微字上下讀皆可通今詔

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

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姑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姑音兒遮反師古曰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

計也解在齎三十日食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為侯奉世即馮奉世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

食貨志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

方兵並來補注宋祁曰並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

將胡越攸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尉字當據補上文

謙曰王校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校者言步兵中

之二校耳若今言一營矣步兵止一校尉無二校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

校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

同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白兵象

吉深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已為將任

兵在外便宜有守已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曰即義渠安國

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諭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已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

便爲寇。

師古曰謂依阻山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故也。起壹

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

補注沈欽韓曰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曹操注吾所以守者

力不足也。所以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今致於人爲人所引也。補注蘇輿曰見虛實篇。

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臣須其至。

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坐得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飭上有宜字。

敵之術。臣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

虜所致之道。

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先謙曰通鑑注引作廢也。

臣愚臣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

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臣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

之急。臣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

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師古曰施德也。自樹恩德也。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漢紀作一二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

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

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計作利。

臣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

得奏報首尾纔七日。爾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日懈弛放也。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

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

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復還引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

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曰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

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自贖論後罕竟不

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塞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

利脛音下定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

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補注先謙曰詔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

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補注先謙曰詔已待其敝作奏未

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叩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已傾國家將軍守之可

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補注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小不必遂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

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何國家之安補注先謙曰漢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歎曰

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

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補注

周壽昌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  
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  
吾謂耿中丞也為司農中丞羅二百萬斛就羌

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  
補注先謙曰通鑑作三百萬  
耿中丞請羅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  
開誅先零所謂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零之議後策

不行邊儲空虛故補注先謙曰官  
堅持屯田之議  
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補注先謙曰官  
本差下之作以今兵久不

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  
此則所憂不獨

在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宜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

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

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釋音工  
旱反補注沈欽韓曰孫子作意期料一石注石百

二十斤難久不解繹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  
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  
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已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補注

曰官本也故作故也引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金城縣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羌虜故田

補注宋祁曰故田姚剛故字先  
謙曰通鑑有故字羌舊所田也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補注

昌曰金城郡為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補注  
臣前部士入山伐

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  
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

之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

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引水運木而  
治湟陜已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

補注先謙曰以衛屯田者呂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據注蓄當為畜官本不誤今大司農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

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志二作今亦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唯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呂全取勝。是呂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補注先謙

曰胡注此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獸鹿唯薦草而就齊物論音義司馬云美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

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

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補注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文彬曰不勞甲兵

坐令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呂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補注錢大昭曰貧漢

紀作分案說文貧財分少也則貧亦有分意先謙曰通鑑作貧仍以貧字為是呂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

紀作分案說文貧財分少也則貧亦有分意先謙曰通鑑作貧仍以貧字為是

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奉世曰居民得也軍馬一月之食度

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已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補注先謙

曰胡注縣西已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已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

讀曰閑補注先謙曰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痍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瘡謂因寒瘡而惶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

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已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伸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

記王言篇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已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

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

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

將何已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如高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已大小开有

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其意常恐今

爾先謙曰亡與母同言得母效前事否漢紀作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已計爲本故多算勝少

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

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

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臣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

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

相保爲塹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呂望敵也音才消反

校聯不絕

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

何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廢成校蓋用關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弩飭關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

燧火幸通執及并力

補注先謙曰漢紀作烽火相連勢足并力

已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臣

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是臣之愚計所

已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

可卒禁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勝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攻不必取

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師古曰但讀曰但

卽今同

是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師古曰罷讀曰疲

貶重而自

損

補注先謙曰貶重胡注謂貶中國之威重

非所已視蠻夷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湟中亦未可

空如是繇役復發也

補注先謙曰通鑑從別本有更字

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

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呂澹一隅。

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

臣愚呂爲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

厚幣。拊循眾羌。諭呂明詔。宜皆鄉風。

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

不足呂故出兵。

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續注呂氏春秋三十一時。鄭轉也。宣帝以罕開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開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先謙曰。官本效作校。引

宋祁曰校當作效。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嫪得避嫌之便。

師古曰嫪苟且也。嫌亦嫌字。補注錢大昭曰。坊記云貴不嫌於上。鄭注嫌或爲嫌。說文嫌疑也。是嫌古嫌字。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

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

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

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

補注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初是充

國計者。什二。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

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

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

慎兵事。自愛。上已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

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

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

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

前漢六十九